荷蘭舞蹈團演風趣芭蕾

◀荷蘭一齊跳舞蹈團將為觀眾帶來精彩的演出

【本報訊】荷蘭一齊跳舞蹈團將在暑假來港演出《樂園・狂想曲》，爲觀衆帶來幽默風趣色彩繽紛的芭蕾舞作品。

《樂園》由編舞家麥斯・艾克創作，劇情講述王子和公主走進趣味橫生的「不可能」樂園，看到許多古怪的人和事：奇裝異服的紳士淑女在舉行舞會；「愛生事」家庭在享受熱鬧爆笑的野餐；一頭倒霉的小豬遇上一群暴風少年；連聖誕老人亦不能倖免……「不可能」的事都在這兒發生！《樂園》繽紛的舞蹈，幽默的情節，爲觀衆帶來欣喜，獲得業界好評。

艾文・尼可萊創作的《狂想曲》則送上一幕幕由奇幻影像、繽紛色彩和層出不窮的圖形組成的精彩場面：三個猶如穿上華麗晚禮服的蛋糕，在台上轉個不停；舞者身體藏在巨大的橡膠舞衣裡，展示出不斷變化的優美動態；像小蜜蜂般的群舞，給人介乎舞蹈與機動遊戲之間的奇特觀感，畫面絢麗奪目。

一齊跳舞蹈團是荷蘭三大舞蹈團之一。舞蹈團成立了青年部，專門製作適合小孩子和青少年欣賞的芭蕾舞作品，肩負推廣和教育現代芭蕾舞的使命。該團獲得多位國際知名的舞蹈家支持，共同創製糅合古典和現代特色的芭蕾舞作品。

舞蹈作品《樂園・狂想曲》是暑期大型藝術節「國際綜藝合家歡」節目之一，將於七月十四日及十五日晚上七時三十分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，門票現於城市電腦售票網發售。節目查詢可電二三七〇一〇四四。

◀《樂園・狂想曲》幽默風趣為小朋友帶來欣喜

王昆任藝術總監 譚晶飾演喜兒
新版《白毛女》將在京演出

【本報訊】**記者楊清林北京報道：**中國第一部民族歌劇《白毛女》，在演員、劇情、舞台設計、表演等藝術元素重新編排後，將於六月三十日在北京國家大劇院演出，觀衆將欣賞到散發着時代藝術氣息的傳統歌劇經典。

歌劇《白毛女》誕生於六十五年前，以晉察冀邊區的「白毛仙姑」民間傳說爲素材創作而成。故事講述佃戶楊白勞因欠惡霸地主黃世仁的債，被黃世仁逼死。之後，黃世仁搶走了楊白勞的女兒喜兒並強姦了她，喜兒被迫逃進深山，由於缺少陽光與鹽，全身毛髮變白，被附近村民稱爲「白毛仙姑」。後來，八路軍解放了當地，將喜兒救出深山，並領導農民打倒了黃世仁。歌劇寓意舊社會把人變成了鬼，新社會把鬼變成了人。

一九四五年五月，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期間，《白毛女》歌劇作爲向「七大」獻禮劇目，在延安公演，引起轟動，成爲經典歌劇劇目，以後又被改編成京劇、芭蕾舞、電影等多種藝術形式。

台前幕後陣容強大

此次，新版歌劇《白毛女》作爲中共建黨九十周年的獻禮劇作，由文化部主辦，東方演藝集團和國家大劇院聯合製作。該劇主創人員陣容強大，由六十五年前首演時出演主角喜兒的王昆擔任藝術總監，趙季平擔任音樂總監、胡玫擔任導演，解放軍總政歌舞團獨唱演員譚晶飾演主角喜兒，京劇表演藝術家孟廣祿扮演楊白勞，話劇演員雷恪生扮演黃世仁，影視反派演員李明出演穆仁智。

在編排過程中，新版《白毛女》除了盡可能保留原版的風格之外，也進行了藝術創新。在情節上，將原版中槍斃黃世仁改爲法辦黃世仁；在演員上，啓用青年獨唱演員譚晶飾演喜兒，使得新一代「白毛女」很有親和力，不僅中老年觀衆能接受，八〇後、九〇後觀衆也會喜歡；在音樂部分，趙季平保留了原版的經典，但增加了幾段與回憶有關的音樂，而且在開場和結尾增加合唱部分，使得該劇的情緒更加飽滿；爲了給這部經典賦予更佳的演出效果，導演胡玫表示，新劇借鑒了一些影視劇的舞台表現手法，同時增加了多媒體包裝，與原版不相違背但又有創新，與原劇相比有很大突破。

進行創新尋求突破

此外，作爲一部紅色經典民族歌劇，從沒有哪部歌劇像《白毛女》這般，無論是唱詞、唱腔，還是音樂、情感都來自民間，充滿了地地道道的民族風格。青年演員譚晶以融合民族、通俗、美聲三種唱法在歌壇享有盛譽，她學的是民族聲樂，卻是我國第一個通俗唱法的碩士，並在「青歌賽」獲得通俗唱法金獎，又以通俗歌唱演員的身份在維也納演出。

「在學習和傳承前輩們的基礎上，我希望有創新的表現，更眞實、更自然地表演和演唱，好好把這份藝術的傳家寶傳承下去。」談起新版《白毛女》的意義，譚晶表示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年輕人觀看，希望藉《白毛女》喚回大家心中的淳樸、善良，以及對那個時代的敬仰。

新版《白毛女》歌劇將於六月三十日至七月四日在國家大劇院連演五場。

◀譚晶希望新版《白毛女》吸引更多年輕人觀看 本報攝

▲新版歌劇《白毛女》由譚晶演喜兒和孟廣祿演楊白勞

港三樂團西安世園會獻藝

【本報訊】**記者賈琛璐、通訊員田立陽西安報道：**西安世園會「香港周」活動於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一日舉行，香港三個年輕樂團繁色薩克管四重奏、香港口琴協會、合唱俠，在世園會的蝶戀花舞台演出多場露天音樂會，獻上不同風格音樂作品。

由香港演藝學院師生組成的繁色薩克管四重奏，將於四場「繁色・樂・園」音樂會中，爲觀衆演奏多首不同風格的原創及改編樂曲。當中包括作曲家謝倩雯爲世園會編寫的委約作品《陝北民歌組曲》，樂曲以陝西民歌爲素材，採用薩克管四重奏演出，讓觀衆耳目一新。

香港口琴協會的「香港風・口琴情」將演八場音樂會，演奏多首中國民歌、民俗音樂、古典音樂等，將具特色的口琴音樂帶到西安。

被譽爲「香港的Swingle Singers」的合唱俠是本港第一隊無伴奏合唱組合，他們將在西安世園會送上「無伴奏合唱——樂旅西安」演出，五場音樂會將以輕鬆活潑、高藝術水平呈現，向觀衆展示不同類型的當代無伴奏小組合唱音樂，當中既有西方古典作品，中西流行曲，亦有充滿香港特色的電視歌曲及流行曲如《親情》、《明星》及《絕對空虛》等。

小公園

責任編輯：李 淼

怪婆婆

雲家洛

笑語風雲

她離世後，學生們尊稱她「逸夫婆婆」，因爲她常在逸夫書院附近出沒，但是我仍感到「怪婆婆」較親切也貼切，也許她不喜歡這稱謂，但「怪婆婆」就是幾代中大人的回憶。

怪婆婆之怪，就是她獨個兒在中大校園遊蕩，可能已超過三十年。沒有人知道故事的開始，沒有人知道她的身世。她身軀瘦削，眼神有點冷漠，腳步帶點孤獨，常在校園的飯堂、課室、林蔭道上出沒；晚上的校園，偶然有人看到她瑟縮陰暗角落，膽小的會嚇一大跳。

她是幾乎每一個中大學生都曾碰過曾談論過的人。我本科畢業多年，最近再返校園碰到她時，感覺有如於物換星移、一切在變的洪流之間，抓着一點永恆。二十多年了，怪婆婆仍是孑然一身，只是臉容更枯槁了一點。最後一次看到她是在本部，她坐在輪椅上，有人推着她走，據校友的記錄，當時她大概身體狀況轉壞，那是入院前在中大的最後日子。

最奇特的是，這個無人不曉的中大異人，竟然從無人報道她的身世。她在中大飄蕩三十年，帶着一個謎離開。中大寬容開放，校園是公開的，任何人都可以走進來，只要不妨礙別人，沒有人管你，特立獨行的人做自己愛做的事，無人過問。到最後，怪婆婆的身影，一如校園的青葱草木，斜陽樹影，大家習以爲常，彷彿自有永有，無人問你爲何來到這裡，你又爲何離開。

何紫的兒童小說

阿 濃

南墻集

未識何紫，先識他寫的兒童小說。他的第一本兒童小說結集該是《40兒童小說集》，共收作品四十篇，每篇在二千七百字左右。本來刊登在《華僑日報》的《兒童週刊》上，分兩星期上下篇刊出。據他自己說，家居和店舖附近有一間較清靜的餐廳，他喜歡躲在裡面寫稿。這批兒童小說極具特色，第一它們地方色彩濃厚，充滿生活趣味。憑這批作品，何紫已可稱爲「鄉土作家」。而由於作品寫於七十年代，如今讀來，多了懷舊感覺，有助新一代讀者認識舊日香港。因此在何紫去世後，山邊社重編《何紫兒童小說系列》，就以懷舊照片配合。

第二個特色是教育性極強，幾乎每一篇都可用作學校德育教材。何紫卻又不說教，而是通過動人的故事讓讀者分辨是非善惡。

第三是何紫的幽默感，他本身胖胖的又愛笑，活脫脫喜劇人物，他的小說感人能使人哭，幽默又能使人笑。

第四是故事中那份童眞，只有眞正有童心的人才寫得出，那一個個帶稚氣的細節，使讀者莞爾而笑。難怪他還有一個筆名叫「稚心」。

我讀了這批小說後在報上爲文推薦，再版時他竟放在書前，當時我們還未認識。後來他又出《兒童小說新集》，同樣精彩。

（阿濃與山邊新雅之二）

姓氏的偏見

王 渝

舊小說中寫到小人之輩，常把他們叫做「王仁」、「王義」，諧音忘仁忘義。甚至國罵「王八蛋」據說也還是玩的諧音遊戲。古人把爲人的八項重要德行稱爲八端，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。把這八端都給撂到一邊的人，還能算人嗎？就被罵成「忘八端」，後來就發展成了「王八蛋」。眞是王姓的不幸。

我們再看看那些與諧音無關而無端涉及王姓的怪話吧。「王大娘的裏腳布又臭又長」用來形容某人言語無味又話多。確實非常傳神。但是爲什麼要專門指出是王大娘的裏腳布呢？難道趙大娘、錢大娘、孫大娘的裏腳布都又漂亮又香噴噴？賣瓜讚瓜甜，應該是正道。而「老王賣瓜，自賣自誇」則成了貶義。可是，你聽到過老李、老周、老吳賣瓜時都吆喝自己的瓜不甜不香嗎？

此外還有說某人偷了鄰居家的東西後，爲了表白，竟然留下條子聲明：對門王小二沒有偷。這樣的胡說你能相信嗎？可恨的是又扯上姓王的。最叫我不服氣的是，提到諸人用「張三李四王二麻子」來概括。張三、李四倒也罷了，怎麼到了王二身上就成了麻子？我絕對不相信，我們王姓家屬中的麻子比率高過其他姓氏的家屬。是此之故，我很久以前寫雜文的時候，曾經用過一個筆名——王二不麻。

紐約抒懷

熟睡

舒 非

聽iPhone居然可以熟睡，這回眞是體驗到了。對於失眠，我是深有體會的，有這毛病也不知多少年了，應該算是相當資深吧。這兩年雖然比較好，不常失眠，但間中也會。

話說自從有了iPhone之後，老公一天到晚把玩，每天都有新發現。那天一邊看屏幕一邊對我說：有一個程式很適合你，叫做「熟睡」。我湊過去一看，是的，確實吸引我，但是不知有效沒有？看看價錢，還挺便宜，姑且買下來吧。

眞是應驗，隔天就犯失眠。翻來覆去。在床上睡不着，人開始煩躁，不好吵醒身邊的人，起身到客廳。推開窗子，躺倒沙發上。窗外是一輪明月，天晴氣清，萬里無雲，明月當空，浮想聯翩，一點睡意也沒有。

折騰半天，又回到房間裡，這回吵醒他了。他睡眼惺忪說：不如試試iPhone吧？於是幫我找出「熟睡」程式，用了耳塞聽。怎麼形容呢？有種聲響——嗚嗚而鳴，還有另外一種聲音，似海浪拍着沙灘又似風吹過大沙漠的聲響。說是聽了十至十五分鐘，就能熟睡。結果呢？結果前面已經提到，眞是有用！一覺睡到大天亮。起床之時，窗外陽光普照。想想，感覺非常神奇！身邊有不少常常失眠的親戚朋友，應該介紹他們也試一試。聽「熟睡」，可以有深度睡眠，比吃安眠藥好太多了，不是嗎？眞是了不起！

采蘋

生命線

葉特生

手機和電腦，已經是現代人的心靈執著，是比親娘還要親的日用必需品，如果拔掉網路線或電源線，心靈就淘空了。

基督教或天主教的聚會前，都要通知與會者先關掉手機，但崇拜時，電話鈴聲還是此起彼伏。可見這種呼喚聲的重要性幾乎取代信仰。出家人也不例外。到處寺廟都可見和尚堡電話，出家本來爲忘卻塵緣俗世，這是戒律的基礎。但如今，一些戒律在悄然破壞，你可以躲在任何寺院遁世，但一個手機，成了對外連絡的「生命線」。

把苦與樂寄託於數位產品，心靈成癮。這二十年，整個人類文化面貌徹底改變。丟失手機成爲嚴重事件。不是那個小小機器的價值，而是它裡面所藏千絲萬縷的人際關係網，我們整個的記憶，也隨之一下子遺失。一位母親爲了孩子耽溺網路遊戲而痛苦不堪，她看不見自己也是同樣耽溺於數位產品中。當她爲孩子祈求時，上天應該先拯救哪一個？這些電子產品，的確爲我們帶來許多方便，於是倚賴性也愈來愈強，到了不可須臾離開的地步。眞不敢想像，以前沒有手機的日子是怎麼過的。

一位台灣朋友到香港出差，忘了帶手機，只能臨時買部大陸出產山寨貨的雙卡手機，並只能搜集些大陸與香港朋友的號碼，但跟台灣的「斷了線」，整個人就變得失魂落魄。

我也有類似經驗：有次駕着車要到某大廈接人，在附近找不到停車處。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通知那人在大樓樓下等我，但那天卻忘帶手機，又不知何處有公衆電話，車子在樓下繞來繞去，咫尺成了天涯。才知道斷了這條「生命線」，就變成另一世界的人，兩忘煙水裡，後果非常嚴重。不要再說：以前沒有手機也照樣過日子。今天沒有手機，日子的確過不下去。

又或者，如果想隱居，不必歸隱山林，把手機扔掉就可以了。

生命特寫

搞邊科

黃子程

傳媒按摩

每朝返學院，朋友問：學院沒有學生，到辦公室讀書乎？

那也是一個答案，辦公室有四個大櫃，擠滿我未讀完的書，回學院覽閱，然後將之清理，也是夏天的生活。每朝如是，足有兩三個月讀自在書，福氣也。

另一個答案則是：回學院做義工，做社會服務。這是說，堆在暑假的徵文評判工作、書獎、學生論文、教學報告、畢業學生推薦信……雜項甚多，回學院一一清理之，可視爲無薪工作之公益服務也。還有第三個答案：每天約見想見的朋友，聊聊生活上的變化，或者有人相邀，也可以在學院的會所餐室敘首，然後咖啡時段到街外逛逛，走進書店或圖書館裡，看看新書，或買或借，亦可消一晝。

一些同事求見，若不想應酬，可借將要遠遊拒之，另邀一二有趣的，談談大學近年的種種荒唐事與功德事，對來年教學，誠有益有建設性也。有同事說，吾等該合力撰一回憶錄的書，將三十年大學教學所目睹之怪現象及好人好事，以致教書心得，一一記錄。又云吾等認識的教授講師甚多，將此班有優有劣的「人師」一一品評，立此存照，亦具意義云云。時間在松針上棲止，什麼都可以想，但又似乎什麼也做不出來。秀才作反，三年不成，更何況手頭只不過擁有六七十天吧了。

想起了董建華

姍 而

王光亞主任考察港澳，對澳門居屋建設讚揚了幾句，香港這邊「居屋」政策便又鵲聲四起。自己一向不明政治，這回好像也看懂了幾許，原來重要人物的一言一行都是政治。

談到居屋，自然就想起董建華先生。香港政治舞台勢利且險惡，不少政客鮮廉寡恥。爲了攻擊董建華，他那個時代的許多良策，都被一些政客批得體無完膚，成績就更被一筆勾銷。幫其閒的一些傳媒，更比着說刻薄話，比着看誰說話更「抵死」、更出位。「八萬五」房屋政策，常被政客和傳媒拿來作膚淺的批評和油腔滑調的調笑，努力使它成爲一個笑柄。

現在重提建居屋，有的人全忘了當年對居屋的討伐，擺出正確面孔，不惜用今天的我去否定昨天的我。其實他們並非患了健忘症，只是爲了選票或利益，「揣着明白裝糊塗」。這些人要否定昨天的自己時，總找得出新角度，巧舌如簧，佞口詭辯，橫說豎說都是「常有理」。

董伯伯政府的「八萬五」可能不完善，但其出發點及現實性都可取，有發言權或者有發聲權的人本有責任使「八萬五」合理完善，而非用淺薄的攻訐挖苦去討伐它。其時任其流產，乃至今天房屋問題惡化。

今天又提居屋，爲解決民生實際問題及避免當年的房價崩坍，就需上下各方嚴肅地反省、檢討、總結，特別是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，而非玩兒無聊的政治或口舌把戲。

雅俗坊

上海電影節

關 平

東風西風

人在上海，剛巧碰到了上海電影節，令我這個老影迷蠢蠢欲動，專誠上電影院重溫年輕時代時光。想當年香港國際電影節，竟然可以一天之內連看三套電影，奔跑大會堂、尖沙咀和銅鑼灣之間，不知何來這麼多的精力。到如今，一年也去不到一趟電影院，就算要看電影，都是購買DVD回家，取其方便兼輕鬆也。上次看電影，還是在飛越太平洋的航機上。

結果看了三齣電影，分別是《悲慘世界》（Les Miserables）、《到阜陽六百里》和《山楂樹之戀》。

《悲慘世界》是幾年前全世界放映過的舊片，記得很受歡迎，不知爲何錯過了，借此機會補看。影片攝製出色，演員甚佳，不過故事橋段老套，巧合太多，與原作者雨果的另一鉅著《巴黎聖母院》一樣，通俗劇意味甚濃。《到阜陽六百里》是台灣導演到上海拍攝的寫實電影，講一群在上海掙扎的安徽民工的生活故事，拍得平實感人，還拿到上海電影節的亞洲新人獎的最佳導演。

張藝謀的《山楂樹之戀》去年上映過，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學生初戀故事，故事老套，極爲純情而且煽情，直追《我的父親母親》。女主角叫周冬雨，造型純樸，希望日後不會變身，令我幻滅。片中有一場文革時代舞蹈排演，我還以爲自己相當熟悉，原來過去只是看硬照。